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八回 率野鬼石村排陣 遇柳精泥郭為神

銅頭鬼王自押入陰山，監幽使者日日防閒，恐彼暗逃，為村民害。鬼王見其監束嚴謹，心甚不悅，意欲脫此苦惱，奈數載內無隙可乘。適值上天考校三界神祇，加功賞爵，監幽使者命駕下鎖鬼童兒，將鬼王黑索重加禁於深陰，三密三示，凡事周備，方駕雲車往朝上皇。鎖鬼童兒在陰禁外與拿鬼童子博奕為戲，鬼王乘隙扭鎖，化成黑霧，直出禁門。二童悶絕片時，蘇來知鬼王已逃，追遂數千里，鬼王厲聲吼曰：「爾不速返，必噬爾軀。」二童子恐使者責斥，不捨鬼王。鬼王大展陰風，竟將二童吹去萬里之遙，墜於犀角山下。於是呵聲震動，四方野鬼霎時俱集，見鬼王而喜曰：「自王入禁，吾輩無主，四散紛然，朝日盼王得出陰幽，復行鬼政。」

奈年復一年，音信渺無，真足令人痛恨不置。」鬼王曰：「昔日吾行鬼政時，爾等各有專司，瓊漿弗缺，吾入陰出後，爾輩又將何以為食耶？」群鬼曰：「吾輩自別鬼王，或三五，或六七，成群結黨，於村落中索其飯漿，與陽世之乞丐無異。今王既出陰禁，其仍歸舊所乎，抑別尋異地而居乎？」鬼王曰：「舊所不可居矣。爾輩四方訪查，倘有如舊所者報吾，吾率爾等同居其地，仍行鬼政。若得虛無子後身來此，深藏不露，紫霞道法既雲高妙，又如吾何？」群鬼曰：「虛無子好道士也，烏肯入吾鬼陣？」鬼王曰：「彼好道，吾自排道陣以迷之。」群鬼曰：「如是，鬼王暫居此境，待吾輩各駕陰風，訪尋佳地。」言已，紛紛散去。

片刻之際，靈心鬼便轉而言曰：「歷此三十里，樹木茂密，怪石嵯峨，野谷如蛇，幽深可愛，是地佳好，可以居之。」鬼王曰：「是地何名？」靈心曰：「名石門村耳。」鬼王曰：「與村民同居，民眾則陰不勝陽。吾輩陰鬼也，必先勝乎陽，而後鬼政可行。」靈心曰：「村民雖眾，多在谷外，谷內即有一二，皆窮鬼也。吾等居此，乃純陰一片，何懼之有？」鬼王曰：「得此佳地，宜速遷徙，但群鬼未能齊集，如之奈何？」靈心曰：「今已歸來有數百矣。其未歸者，命一二野鬼在此傳說，自能陸續而至。」鬼王喜甚，當即口吐黑霧，率同群鬼竟至石門谷中。

一時陰風怒號，煙迷滿谷。內一老叟謂家人曰：「吾家自祖父喬遷於此數十載，谷中野霧必秋深始生，為何今春初而霧起如是，豈天地亦有變時耶？吾聞之地有水怪山妖，時而作霧興雲，是地若此，恐不利人居住。所不利者何？凡妖魔聚處之區，人居其間，必多病而亡，以陽不勝陰也。」翁子弗信曰：「世只有人能移居，未有妖魔亦能遷徙者，翁誤矣。」未逾一月，老母死焉，幼媳又死焉。翁子懼，始遷谷外以避之。他日入谷，條見乃婦坐石理髮，睹其夫至，喜笑嫣然。翁子驚曰：「爾已死矣，為何尚在人世？」其婦泣曰：「妾魂被銅頭鬼王攝入洞中，聽其使令，朝日勞勞碌碌，無時或閒。今幸鬼王為柳精請去，始得出洞，見日理髮，不期而與夫遇，妾之幸也。但妾真魂幽囚洞府，投生人世，不知何時。」言罷而泣。泣已，回首色變曰：「吾夫速行，鬼王歸矣。」翁子剛行數武，谷裡煙生，莫辨東南，駭甚，急向原路疾趨而歸。自茲一倡，是谷樵子行人，無復有由此經過者。

三緘在聚仙觀內無事，閒遊游至山腰，見一老松馬髮疏疏，龍鱗齒齒，濤聲時起，恍如海水奔騰，松下二叟對坐而談。三緘身隱樹後，盜聽其詞。聞得左一叟曰：「天地之大，道在其中。道本無形，而亦附於有形，如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皆道之流行不息，附於物而可見者也。若於無形中求道，則無聲可聽，無臭可聞，不知者以為人不見道，安知人在而道即存乎？」右一叟曰：「何為人在而道即存耶？」左坐老叟曰：「如人之為子也，能止於孝，即道盡善處；為人父，為人君，能止慈止仁，即道盡善處。然是慈孝仁之道，存諸心則無形，發於外則有形，此道之所以能散能卷也。」右坐老叟曰：「君言道在人身，將子臣弟友之道全，即得天地之大道，成神者在此，成聖者在此，成仙成佛者亦在此也。何世之學道者，不於身內求之，累月經年遊行異地，拋父母而不顧，棄兄弟而不親，時談致遠，鉤深，日事索隱行怪，無惑乎自少至老，不知道為何道，是道不一得也，皆弗識求道之方耳。」言畢，鼓掌大笑而去。三緘聞之豁然，急回觀中，整頓行裝，歸求止孝之道。

行約六七日，已至石門村前。極目遙望，萬畝疊翠，野霧流雲，共繞其間，令人玩賞弗置。方欲入谷，旁一老叟曰：「子可西斜而行，是谷不可入也。」三緘諾，轉向西行。恰逢靈心鬼使在外閒遊，突見三緘，忙報鬼王。鬼王正在洞中議誅虛無後身之策，聞報喜極，吐霧成雨。三緘為雨所阻，只得轉身入谷，尋地避之。鬼王復設茅庵數十處，假學道之士，以誘三緘。

三緘入，瞥見茅庵遍露，大喜於心，以為訪道有地，信步前去。直入一小小茅蓬，見有中年道士其間靜坐，兩眼鼓出，狀如蝦睛，呼之不應。立候良久，道士始低眉而起，詢三緘曰：「子何來茲？」三緘曰：「為訪道而來，不知道長兩目直露，默而不語，所用何功？」道士曰：「煉氣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煉氣為何？」道士曰：「煉氣乃能歸神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即成道之法歟？」道士曰：「猶不止此。」三緘曰：「煉道規模，原為一則，何云如是之眾。吾欲遍覽以廣識見，道長能為先導乎？」道士曰：「爾有是意，可隨吾來。」遂導三緘入數處蓬廬，其中有摩頂者，有摩腹者，有食臭者。三緘詢之，道士一一示之。

游至谷東，見一女一男，交媾不已。三緘曰：「此又煉何道耶？」道士曰：「採戰法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所見數法，俱可成道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各體一件，勤加練習，久久自成。」三緘曰：「蓬廬中諒皆習道之人，爾師又居何所？」道士曰：「左崖半之洞府是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欲拜見爾師，何如？」道士曰：「可。」剛導至洞門，遙見中坐老道，古貌古鬚，息氣凝神，若有所煉。道士入稟後，老道欣然下座，迎接三緘直至座前。三緘拜禮畢，老道曰：「吾觀爾器宇不凡，知為道中道將成者，然爾遇吾不易，可於洞內苦苦煉成大道，以俟飛升。」三緘然之，即拜老道為師，日居洞府，不覺已旬餘矣。

一日，紫霞真人心忽不安，默會片時，知虛無子又為妖鬼所禁，忙命復禮子臨凡查訪。復禮子甫墜塵世，得遇監幽使者，忙忙促促，四下窺覷。復禮子曰：「爾監幽使者耶？」應之曰：「然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何忙促如是？」使者曰：「前日上天考校，吾命童兒監守鬼王，往朝天闕。待吾歸後，鬼王不知何往，童子亦未審何之。因思幽禁鬼王一事，紫霞仙真費力不淺，而今復出，必害世人。吾恐見責上仙，故忙促若此。」復禮子聞之，駭曰：「鬼王前日被真人挫折百般，今日脫逃，虛無後身又為彼幽禁矣。」播轉雲車，報知紫霞。

紫霞乘雲四顧，見石門谷內鬼霧隱隱，遂化一道士，竟落谷中，遍向蓬廬訪問消息。野鬼告以洞府，紫霞闖入。其時，鬼王正吸三緘頂心，三緘以為教以摩頂之法，久則弗曉人事矣。

紫霞見之，厲聲吼曰：「爾銅頭鬼使，為吾收入陰山，應宜改過自新，皈依大道，何得傲上天闕道之律，一犯再誤，而不畏喪爾鬼靈乎？」鬼王知紫霞復至，力將三緘吸死，乘風出洞。

紫霞取丹一粒，納入三緘口內。待三緘蘇轉，送至坦途，復入石門以擒鬼王。鬼王不服，呼集三萬六千野鬼並及山妖水怪，大布陰風陣以待之。

紫霞入陣，陰風驟起，四面野鬼圍繞數重，半空山水妖怪密布雲霧，蔽日遮天。銅頭鬼王手執聚鬼黑旗，左右旋繞，頃刻風號鬼哭，冷氣刺人。紫霞思曰：「鬼王法力匪淺，若吾道不高妙，必喪真靈於石門。」於是手招離宮，足踏巽卦，口提震位，向雲霧密處一指，罡風雷火交相而臨。一時野鬼奔逃，水怪山妖死亡甚眾。鬼王知難相敵，乘風遠遁，紫霞忙取金剛索向東拋之。鬼王畏甚，與潞定河水怪方欲下海潛形斂跡，早被金剛索係其項焉。紫霞將索收回而詈之曰：「前次不喪爾靈者，留以待後用也，而乃鬼性難馴，怙過不悛如是，是自取罪戾也。夫復何尤？」詈已，命復禮子持八卦七靈爐焚此鬼軀。

雲衣真人忽至曰：「鬼王後有重用，不如仍禁陰山。」紫霞諾，呼監幽使者將彼押去禁錮如前。

當此之時，紫霞知三緘受毒甚深，必疾旅舍，與復禮子化為老少二道，尋至獨覺關前。果見三緘不絕呻吟，復以靈丹服之，始起而歸去。紫霞歎曰：「陰氣毒人，何其甚也，若非仙子靈丹，以消重毒，必喪其軀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三緘訪道遇妖遇鬼，艱難若是，道又何成？」紫霞曰：「仙子入凡，正宜百鍊其體。吾回洞矣，爾雲端緩緩護送彼歸。」復禮子領命，直送三緘歸宅而返。

三緘歸後，因思松下二老言，欲止孝以為內功，故日日勤奉高堂，未嘗或離左右。一日暗思：「訪友未遇，幸得二叟指示，止孝乃造道要圖，雖然孝盡親前，未知於道當否。如得一良朋參考，或早悟之，惜乎歷盡征途，終是魚鴻相阻，形單影隻。情思不已，暫游郭外，以遣愁悶。時已夏至，野樹交榮，三緘興致勃然，幾忘路途遠近，隨即口占一絕，以志有感云：「青山曲折繞村莊，柳影參差映水忙；古樹敷榮如富至，逢秋飄卷葉無雙。」句語題後，條看老柳一株，葉茂枝繁，其大如斗，一股蒼老之氣，若非千載不能成之。三緘緩步近前，盤桓不忍他適。

俄而，葉裡疏疏作響，塵墜於首。仰面視去，乃一少年子攀枝於上，見三緘仰視，色甚赧然。三緘詢曰：「子何效猿升木，不畏墜耶？」少年子曰：「攀枝為樂，性所素好。不意一時失手，有觸慕道之人。祈勿咎予，予之幸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聞子出言不俗，胡弗下樹相語，以遣愁思。」少年諾之，緩款而下。

三緘細視，貌美如仙，爾雅溫文，世無其匹。相談片刻，情投意合，結以金蘭。交拜後，三緘曰：「金蘭既結，無殊手足，敢請鴻名世族，以便尊稱。」其人曰：「弟族柳姓，黃公子是其號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姓柳還宜柳。」公子曰：「非人亦似人。」三緘曰：「同心參道妙。」公子曰：「野樹甚怡情。」言罷，大笑不止。無何，山煙密布，日影西斜。三緘欲迎公子到家，公子欲留三緘入室，爭論不決。久之，公子曰：「時不可待，各宜歸矣。」三緘尚依依不捨，徐行緩步，竟至三叉路側，始分袂焉。歸來思念公子甚切。

次日晨起，催促早膳，食已即投老柳處，諒公子必先候於此。殊至樹下，但見微風逐柳，搖搖不定，其人渺然。佇立移時，忽聽嬌聲而歌曰：「山有鬼兮樹有精，恨未初生即是人；幸而雨露承天降，萬載千年體煉成。或成嬌女或男子，得此陰陽輕重分；陽重為男陰重女，其道自然豈有心。願仙子，下紅塵，傳大道，扭乾坤；一旦飛昇天外去，導我朝見玉皇尊。」其聲裊裊，若遠若近。

三緘四顧搜尋，見樹左右上坐一紅衣幼女，俊秀異常，心以為公子眷屬也。因近而詢曰：「女娘其黃公子姊姊耶？」女子曰：「否。妾雖柳姓，與彼不同宗派者也。爾亦知黃公子為何如人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不知。」女子曰：「彼乃老柳成精，爾不可近，近則弗利。不如與妾結為夫婦，同心習道，較諸良友之暫合暫離者為有益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女子自薦，能無愧歟？」女子曰：「天下之婦女多矣，其有愧恥者寥寥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天下女子既無羞恥，斷未有自薦為妻之賤如爾者。」女子曰：「妾縱自薦，比於倚門賣笑者不高一籌乎？」言訖，竟至三緘身側，百般獻媚。三緘擊之以掌，女子怒，扭身化為金睛猛獸，直撲三緘。正危急時，公子條至，猛獸似有懼色，飛奔而逃。三緘曰：「因思爾甚，早至於茲，不意為女怪所纏，險喪毒口。」公子曰：「凡貪心甚者，必生怪異。戒之，戒之。是山柳精甚伙，今夜吾兄歸室，彼必約眾來攻，兄將何以敵之？」三緘曰：「惟祈賢弟設策相救耳。」公子曰：「吾有玉匣賜兄，兄歸置諸案上，早早安宿。此精來時，自有服之之人。」三緘接匣歸家，安置停妥，和衣而臥，心有所畏，久不合目。鼙更再報，風聲大起，寢門自開，六七女娘蜂擁入室。三緘在榻，戰慄不已。忽然案上響亮，匣中所出漢子亦六七焉。

女娘知難蠢惑，化為厲鬼，塞滿一室，而漢子所化，高大過之。

女娘畏逃，男鬼馳追出戶。約一更許，六七漢子仍入匣內。自此寂然。三緘次早撫摩匣中，初無別物，異詫者久之。

午後抱匣趨至柳前，公子在焉。三緘酬其贈寶之德，公子謙遜數語，閒談竟日而歸，自是相見益密。突於後二日連訪未晤，悵望殊深，以為公子不得見矣。他日途遇輿馬紛投，三緘疑為貴官，佇立以俟。待至輿近，中所坐者，公子也，朝衣朝冠，裝束迥殊昔日。三緘驚而詢曰：「賢弟何往？」公子曰：「上天嘉吾護道有功，封為泥郭村中賜福尊神，特來與兄一別。兄其保重，後晤有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何護道功至於此？」公子曰：「護君即護道也。」言畢而隱。

三緘歸以告父母，並稟及易儒從玄之事。其父曰：「老柳煉道亦能成精，兒人也，煉先天之大道，獨不可以成真乎？趁吾年尚康強，兒速訪友參求元妙，吾不之禁。」三緘諾，又向西北且行且止，欲得如聚仙觀而棲息焉。